

走訪它的發生地，也就是苗栗縣泰安鄉的「蕃仔林」。而每星期，李喬至少會接觸到一個準備和他談《寒夜三部曲》的人，這部大河小說的影響力於此可見。如今，西方世界也能看到李喬筆下的台灣，因為藉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行的英文版，李喬的作品亦漸漸走向世界。

其實李喬對於「歷史」這個命題的關注，源自於當年他在省文獻會工作時，蔣經國先生指示要編寫《中國先聖先烈傳》，使得李喬一口氣閱讀了三百多萬字的史料。當他接觸到「瞧吧咩事件」的史料，引起了他的強烈興趣，後來還親自到事件的發生地台南縣玉井鄉做田野調查，隨後便創作出歷史小說《結義西來庵》，自此，開啓了李喬的史詩式書寫，也成為他小說中極為重要的中心關懷及特色。

李喬是個創作力鼎盛的作家，除了著名的《寒夜三部曲》，他還寫作了如《飄然曠野》、《戀歌》、《晚晴》、《人的極限》、《山女》、《告密者》、《恍惚的世界》等十餘部短篇小說集，《山園戀》、《痛苦的符號》、《情天無恨》、《藍彩霞的春天》等長篇小說集，論評作品《小說入門》、《台灣人的醜陋面》、《台灣運動的文化困局與轉機》、《台灣文學造型》、《台灣文化造型》等，這些作品說明他走過的四十年台灣文壇，他經歷過的解嚴前充滿威權及禁忌的年代、一直到今日的自由與開放。藉由這些作品，他展現了非凡的生命力及觀察力，「把人間無數個事實的『點』，以虛擬杜撰的『線』（故事情節）貫串起來，形成更真實的人間面目。」這正是李喬自述並奉行的創作觀。

就在一九九九年，成立十二年的「台灣筆會」選出李喬擔任第七屆理事並任會長，這個代表著「關懷台灣這片土地，欲以文學書寫人民聲音」的文學團體，相信在李喬的帶領下，更能為台灣文學開創更美麗的花朵。（陳國偉）

洛夫： 詩、書一體，重印《魔歌》



王亞倫攝影

一九九九年的三月，「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揭曉，洛夫的《魔歌》赫然高掛在新詩類的名單上，讓我們再度懷念起這位詩壇素有「詩魔」之稱的耆老，過往的絕代風華。

詩人早年軍旅出身，與軍中同袍張默、症弦共同創立《創世紀》詩刊，和當時的《現代詩》、《藍星》鼎足而立，雄霸一方，有文學界「三大元老詩刊」之譽。他的作品甚多，出版過十數部詩集，如《靈河》、《石室之死亡》、《魔歌》、《時間之傷》、《釀酒的石頭》、《月光房子》等都是令人讚嘆之作。作品也屢獲肯定，長詩〈血的再版〉曾獲一九八二年中國時報文學推薦獎，一九八二年《時間之傷》獲中山文藝創作獎，一九九〇年《月光房子》獲國家文藝獎，而這次獲得「台灣文學經典」榮耀的《魔歌》，也以罕見的書法詩集形式再版，呈現近幾年詩人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後，在書法上所投注的心力。同時並在台舉辦

詩與書法個展，且於南華大學舉行有關詩與書法的專題演講、朗讀及座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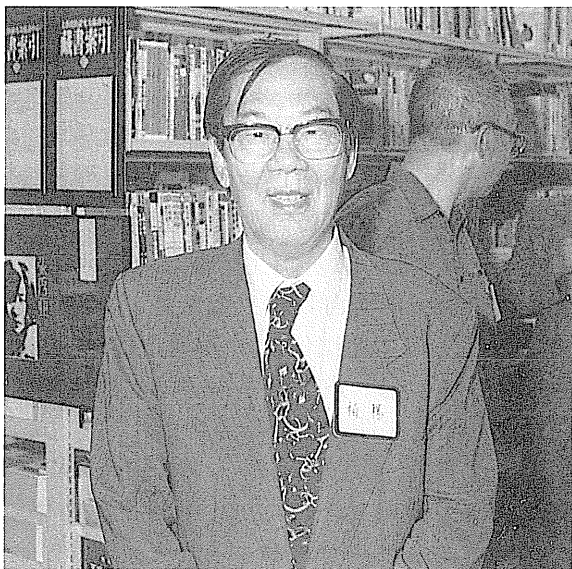
詩人多年來即以風格多變聞名，早年受西方超現實主義及存在主義影響，主張詩必須有世界性、純粹性與獨創性。當時他最負盛名的作品便是《石室之死亡》，其中表現強烈的宗教情懷，將生命意義、死亡及性等眾多複雜主題相互交融，以實驗性甚強的語言承載，風格甚為奇詭，引起當時台灣詩壇一陣驚嘆。

七〇年代中期到八〇年代末期，詩人詩風丕是一變，從原來唯尊的西方理論中抽身出來，向中國古典文學尋找新的靈感及表達技巧，企圖將傳統與現代、西洋與中國的思想精神結合，將現實與超現實融為一體，希冀能創造新的中國現代詩。被選為經典的《魔歌》適為此時代表，李白的〈靜夜思〉、白居易的〈長恨歌〉、蒲松齡的《聊齋誌異》等，都被詩人用來重新創作，或是納入詩句中成為新穎的意象，充分實踐他對於詩創作的思考。

而到了一九八八年，大陸開放探親後，詩人自認他的詩又邁入了一個新的境界。這緣由於他和《創世紀》詩友一同探訪大陸，和當地詩人交流，久違的故國山河給予他很大的震撼，眼見兩地人民生活方式的極大差異，興起為歷史作見證的企圖心，寫出更具民族風格、現實性強的懷鄉抒情詩，許多書寫故鄉景致如北京、長城的詩作，正是詩人沉澱後的省思，也讓他的詩風再翻一層，呈現出不同以往的歷史深度及情感。

詩人在最新的一本詩集《雪落無聲》中談到，自從移居加拿大溫哥華後，在心境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在白皚的大雪包圍中，讓詩人的心靈和自然景象契合一體，體悟到「一種由無邊無際的靜瑟和孤獨所渾成的宇宙情懷」，近於莊子所謂「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境界，在歲月的淘洗及沉澱後，詩人對於生命似乎又有了更進一步的開展。（陳國偉）

柏楊： 顛覆帝王史觀



王亞倫攝影

由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的「柏楊思想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於一九九九年六月間在香港大學舉行。誠如共同策畫人李瑞騰教授所指，這場研討會由香港大學的亞洲研究中心召開，顯見「柏楊」已是亞洲研究的重要課題之一。會中有人以柏楊和魯迅相提並論，從他們的小說中看出作家所欲表達的思維概念如何扣緊著飽受社會巨大壓抑而隱藏的幽暗心靈。

關於柏楊的小說，葉石濤曾點出《異域》是他最好的作品，這本書是柏楊於一九六一年以筆名「鄧克保」所撰寫的，它曾是台灣二十世紀最暢銷的報導文學，亦在《亞洲週刊》所公布的「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中名列第三十五，文類的歸屬挑戰文學理論家。若論及柏楊畢生最重要的文學成就，則非《柏楊版資治通鑑》與續作中的《柏楊版通鑑紀事本末》